

诗探索 和 诗信息

阿
红
著

SHI TAN SUO
HE
SHI XIN XI

SHITAN SUO HE SHI XIN XI

阿 红 著

诗探索 and 诗信息

SHI TAN SUO HE
SHI XIN XI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诗探索和诗信息

阿 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沈阳 7 2 1 2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 印张 2 插页 201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辽宁第1次印刷

印数: 1 —11780册

统一书号: 10355 · 947

定价: 2.25元

D650/55

· 目 录 ·

A辑

诗情在海峡彼岸·····	1
1976~1986, 诗的步骤·····	21
眼花缭乱中的思索·····	28
诗歌近期发展预测·····	38
军旅诗印象·····	43
在诗歌多元化态势面前·····	49
民族化问题, A、B、C·····	52
诗歌运动轨迹的一点·····	56
有第一、第二诗界, 就会有第三诗界·····	61
我看辽宁诗歌·····	64
当代意识及其他·····	67
探索, 诗艺才不会停滞·····	78
街上流行红裙子·····	95
空灵美思絮·····	99
1980诗苑民意测验·····	104

1984诗歌民意测验	113
1985诗歌民意测验	121

B 辑

这诗，沉郁的忧患意识	128
——读柳诒组诗《与魔幻打交道的人》	
从大漠升起袅袅的笛声	138
——读李瑜诗集《准噶尔诗草》	
从开拓者心灵输出的浓绿信息	150
——读郭维东诗集《葡萄园情歌》	
他用诗雕琢人生	162
——守勋和他的诗	
序《情诗写在香港》	168
他的诗有品头	171
——读方冰同志在《诗林》发表的诗辑	
大海给了他一条宽声带	177
——序贺谟泉诗集《神秘谷》	
青春的诗，诗的青春·····	184
——序《大学生诗选》	
他默默厮守着太阳	187
——序萨仁图娅《当暮色渐蓝》	
夜序《含羞草》	195
兴酣笔落万斛情	202
——序《望颖楼诗稿》	
孩子要牛奶，也要诗	205
——读儿童诗集《祖国，您好》	

从友谊的海洋掬起的浪花	208
——序《情海集》	
高粱熟了、举着丰实的穗子	216
——序《迟熟的高粱》	
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世界	222
——序《光的焰情》	
象君子兰，举着一束炫目的花	231
——读晓桦同志新作	
高高的山，深深的海	238
——读川野组诗	
从九岭山采献的莎草	244
——读川梅组诗《莎草婢一家》	
他用炽热的爱燃着生活	250
——读李秀军的诗	
升起着的一颗诗的织女星	257
——读任惠敏组诗	
他，针织着一个花期的开端	262
——读庞立臣组诗《乡村，翱翔的立体》	
夜读《大森林之恋》	266
复合思索隆起的诗的脊骨	268
——读《我们行进在共和国工地》	

C 辑

让我悄悄说声	274
那时候，我没少写作文	277
总有一个声音响在前方	281

故乡，我想你	284
挚着的爱，挚着的追求	287
有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291

D辑

诗坛爆出许多流派，对我国诗歌将会起怎样的 作用	294
为什么现在出现许多流派？都具有流派的资格 吗？	295
对已经发表的某些流派的诗观，我周围不少人 认为是奇说异想，你怎样看？	296
报刊上发表各种流派的美学原则、诗歌宣言， 是不是要提倡？	297
我国诗歌是不是要走现代主义道路？	298
我爱现实主义诗歌，但现在好诗太少，读了不 过瘾，你怎么看？	299
能不能写性心里？	300
你说诗该写全心灵，何谓全心灵	301
我写诗总不能发表，有的同志说我缺乏艺术细 胞，是这样吗？	303
何谓诗的单意性与多意性？是不是多意性的就 好？	305
初学者还没有学会传统表现手法，能不能去学 习现代派表现手法呢？	306
怎样才能使自己经常出现灵感	308

何谓诗的散文化倾向？	309
我喜欢写诗，周围总有些人讽刺我，怎么办 呢？	310
有人说我写的诗太实，叫我向绘画学习 “飞白”，我想问.....	312
为什么我写诗存在的缺点，改起来那么难啊？	313
怎样培养想象力呢？	315
怎样才能克服“平淡”这个毛病呢？	317
我的学生有些爱诗入迷，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320
后记	322

诗 情 在 海 峡 彼 岸

那里，诗爱者也挺多

炎黄子孙迷诗的就是多。

海峡这岸诗爱者如云如海，只消去访一访诗歌报刊编辑部，不由你不惊。

海峡彼岸也是。

据《阳光小集》诗刊1982年10期披露，“登记有案的据说就有54,321名。”

不了解是怎样“登记有案”的。这数字可能也是概数。

两千万人口里有五万多诗爱者，这数字不算少。

那里人异化现象重，重，也没有妨碍一些人爱诗。

那里生活节奏快，快，也没有妨碍一些人爱诗。

那里人要应付的事情多，多，也没有妨碍一些人爱诗。

诗是属于人的感情世界的。对人，它可以抒发情绪、寄托情绪，愉悦情绪，调节情绪。“新诗改罢自长吟”，乐在其中；“杜诗韩笔愁来读”，把诗胜把酒。

虽然现代社会遍地影视艺术，通俗文学，变尽法儿诱人，但，诗自有爱者，自有写者。诗的读者，别种艺术以及不成艺术的艺术却拉也拉不去。

因此，难怪在那花花世界，竟有数十种诗刊。据《文艺报》1986年2月某期《诗社与台湾新诗的发展》，可知有《龙族》、《主流》、《大地》、《诗人季刊》、《草根》、《诗脉》……印数可想而知的少。台湾是个省，是我国不大点的一个省！

那里的一次诗歌“民测”

《阳光小集》诗刊曾经在1982年举行过一次由青年诗人评选“十大诗人”的民意测验。选票上拉出的候选人名单达82人，这些人都是1941年以前出生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老年，中年诗人。邀请参加投票的青年诗人有44名。两者相加，126人。

当选的“十大诗人”是：余光中、白荻、杨牧、郑愁予、痖弦、洛夫、周梦蝶、商禽、羊令野、罗门。

云海缥缈，我们对这些诗人知之甚少、甚少。

选票很有意思。选举人不是简简单单地写出十人的名字，也不是简简单单地在候选人名字上画“√”号或画“○”，是要分项打分的。共两项十条：

创作技巧：意象塑造、结构、音乐性、想象力、语言驾驭。

创作风格：使命感、现代感、思想性、现实性、影响力。

我将这期杂志给来访的几位同志看，都不禁敛容。惊讶海峡彼岸的诗人竟然也谈使命感、思想性、现实性等。照常理，一个有工作（不工作没人给钱用）、有社会联系、要吃穿住行、要纳税的人（诗人当然是），想要逃脱所处社会政治，以及思潮的光圈，是不可想象的。你诗人也罢，评论家也罢，至多您阉割宏观感受，只去开掘纯粹自我的心井，但要冲出社会的光圈，谁也没有那种能耐。

《阳光小集》诗社举办的这次评选大诗人“民测”，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归属于老中青各年龄层次和不同艺术流派，对这些测试项目，不也都受到检验了吗？

自然，对使命感、思想性、现实性等术语的内涵，我们同海峡彼岸的诗人所理解的，是不同的。比如在“思想性”上，他们就把禅机佛理也包括在内。膺选诗人周梦蝶便属于此道。评语就说他“着重个人的抒情，禅境高、禅思深，富超然性，也富玄机，诗作蕴含很深的哲理，塑造了现代诗的禅意。”也正因为如此，他被认为“缺乏时代性，又脱离了现实社会，徒唱阳春白雪”，知音了了。禅机佛理云云，在我们当然不会划入“思想性”的范畴。

但，从用词上，从诗歌观念上看，海峡彼岸的诗人，也不曾从当代诗歌剔除使命感、思想性、现实性。这是事实。

也许他们的观点还够不上现代模式。

然而只要是睁着眼睛生活在当代社会，这些问题怕是回避不了的。

台湾诗歌的走向

从本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的成十年间，现代派的诗是“流行诗”。其口号是：“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其主张是：“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强调“知性”，“追求诗的纯粹性”，“创造”“新的形式”，“发明新的手法”。来势汹汹，顺我者新，逆我者旧；顺我者为新潮，逆我者乃腐朽，颇有席卷诗坛之威之势。

但，诗歌艺术的发展趋势，终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但，任何艺术流派的主张及作品，终究要受社会检验与历史检验。

现在，台湾诗人回顾诗坛这段历程，怎么说呢？

陈黎于1982年在《谈〈传说〉》里说：“台湾的现代诗发展到今，显然已进入一个由混乱逐渐清明，由浑噩逐渐自觉的反省期。写诗的人似乎不再象以往那般盲目、自恋、理性，客观的自我批评时有所闻。”

陈启佑于1984年在《浅论〈一九八二年台湾诗选〉》里说：“五、六十年代流行晦涩、艰奥的诗。当时的诗人简直是贵族，一下笔便故弄玄虚，令平民化的读者如入五里

雾中。和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诗作却又不见得‘曲高’。七十年代以降的诗则无上述恶劣现象，非但语言平白朴素，意象单纯明晰，而且言之有物，尝之有味。”

廖莫白于1984年在《诗的沉思》里说：“三十年来，大家被现代派晦涩难懂的诗句搞怕了，谈诗色变的心情，根深蒂固地扎进读者的心灵。”

余光中于1982年接受采访时说：“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深奥，晦涩之风，用一个公式来说，好的“深入浅出”，坏的也要“浅入深出”。七十年代一反此种晦涩之风，比较好的是“深入浅出”，但矫枉过正地就容易走上“浅入浅出”……就主体意识来说，能跳出六十年的个人化（挖掘自我，走向内心深处），去关怀社会，这是好现象。”

连当年倡导现代派，主张超现实主义，一再强调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纯粹性”的诗人洛夫，经过这段时间，诗风也发生着变化。人们说他“这几年由凌厉的超现实走向朴直的现实，语言渐趋明朗”。

当年曾拥护至少同情过现代派的余光中氏于1962年即认为“西化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是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但不应该是洋货，我们志在现代化，不在西化。”并说：“伟大的作品必然正视全面的人生，且处理全面的人生。”

我读到的台湾近几年诗歌，也印证着这种变化着的走向。这变化可否这样概括呢？

是从回避现实走向关注现实；

是从全盘西化走向比较合理地对待我国传统诗歌和西方诗歌；

是从封闭型的“自我”走向开放型的，即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自我”；

是从晦涩走向清晰。

与其说这种走向变化是围绕着现代派诗歌所发生的一场白热化论战的结果，我倒想说：

是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潜在作用，

是我国民族诗歌的巨大影响，

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是社会密集检验，

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横向移植”导致“恶性西化”

二十年前了！

现代派倡导者主张诗歌“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并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与创作的实践”。

移植谁呢？他们说是“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怎样移植呢？就是“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

就是要抛弃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古典诗歌

遗产和自五四以来的新诗。

就是要“全盘西化”。

对现代派，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称之为“恶魔”，并从理论上作了概括，指出是“以存在主义（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认为他们的创作实践，是“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是“倡导暧昧和晦涩，否定经验存在的意义，支离经验外在的面貌。”“充满了纷然杂陈，虽甚强烈，却皆孤立的意象。读者但觉目迷五色，耳充万籁，如坠五里雾中，恍兮惚兮，莫知所从。”

不止余光中；

有的说：“一些诗人们躲在象牙塔内，写些自己迷惘的诗，使得读者头晕目眩，两者几乎无法沟通，而造成晦涩难懂的现象。”

有的说：“割裂自己原有的语言，使得一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代之以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东西，象甚么“天空非常希腊”、“猫脸的岁月”、“裂帛的下午披戴着黄铜的气息”。

有的说：“我们的青年看到外国的诗，不分皂白，囫圇吞枣的模仿，伪称为新，欺骗国人，致使诗坛混乱。”

那议论是很多的。

余光中对这种“横的移植”的后果，一言以蔽之，曰：“恶性西化”。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使在台湾，

现代派在理论论战中没得多少分；

现代派在社会检验中也没得多少分。

好在现代派已经发生变化。余光中于1972年写的《现代诗怎么变》一文中就说：当时倡导“横向移植”的人，“终于也发现问题十分严重。于是提倡现代诗的人，要‘取消’现代诗，而提倡超现实主义的人，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立场。”

现代派诗歌为什么那么晦涩

现代派诗歌，公认晦涩。

晦涩的基因是诗的种孕本来就是诗人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潜意识的，原始状态的感觉、印象、情绪、思维等等“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写在诗里，只好说非诗人自己莫想打开锁头。

余光中从现代派诗人晦涩动机上研究出六种“可能”：

“第一，可能由于作者独特的表现方式。”

“第二，可能由于作者以私生活入诗。”

“第三，来自对于别人经验的过分依赖。”

“第四，可能由于作者有所顾忌。”

“第五，可能由于作者表现能力不济。”

“第六，是主动的晦涩，有意的晦涩，为晦涩而晦涩。”

这几条写在《论明朗》里。

余氏熟知台湾现代派诗作。他这分析合情，也合理。

我们有没有晦涩的诗呢？晦涩，固然有小学文化看不懂的晦涩；有中学文化看不懂的晦涩；有大专文化看不懂的晦涩；有大学教授学者理论家诗人看不懂的晦涩。这最后一种该被认为晦涩了吧？

余氏谈的那些致涩因素，适合不适合我们晦涩诗的作者呢？

我只知古今中外都存在晦涩的诗，但晦涩的诗留芳百世，誉传人间者了了，了了。

我只知道古今中外很少肯定晦涩的理论。有，也是响应者了了，了了。

因为晦涩如同一堵铜墙铁壁横陈在读者和诗人中间，隔断了心灵信息的交流。

因为晦涩毕竟不是一种艺术美。

余氏也曾写过晦涩的诗，以后回顾起来他说：“我为自己敢于毅然决然告别虚无与晦涩感到高兴。”

晦 涩 现 象 种 种

现代派诗歌，从总体上说，是晦涩的。也有不那么晦涩的，甚至挺明朗的作品。

那些晦涩的诗，给读者的审美感觉是晦涩。分析这种感觉，将发现审美客体存在着致涩物。

台湾诗人谈起来，提到：

一、脱离内涵，片面追求艺术张力，把诗弄得“做作”。